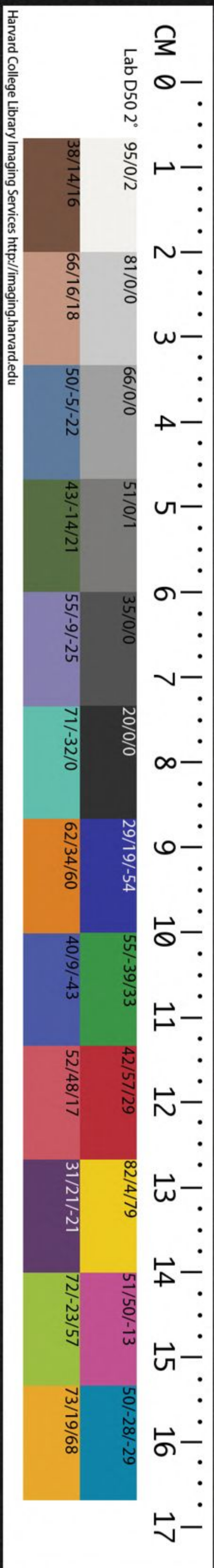


T 2516/7928(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5



卷十

史一五

史緯卷十

史記十

列傳

孟子

生於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今二月二日卒於赧王廿六年正月十五日今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

孟軻、騶人也。受業于思之門。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



三騶子其前鄒忌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

與孟子不

復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不軌倘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于世主豈可勝道哉

譜云孟仲子名畢孟子之子朱子從趙氏以為從昆弟

荀卿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行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秩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

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苟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信禡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苟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季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曰。要在附民。彼孫吳之兵。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行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鄰國望之。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讐。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攻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錢

金。無本賞。小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胃帶劍。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故地雖廣。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陘阨。其使民也。酷烈。懷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長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

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亾。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亾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亾。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

人憐之。爲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亾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隸卒之徒。還爲敵讐。焱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爲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

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怠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用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

也。百姓有捍賊者。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僖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誅。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陳囂曰。先生論丘。常以仁義為本。然則又何以兵為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非爭奪也。

孟嘗君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齊威王少子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宣王立。田嬰相齊。潛上即位。封田嬰於薛。嬰將城薛。客多諫。嬰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

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嬰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嬰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嬰曰：亾更言之。客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嬰曰：善。乃輟城。薛田嬰善齊貌，辯辯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證田嬰，嬰不聽，士尉辭而去。其子文又以諫，嬰大怒，曰：剗而顛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田嬰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嬰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

必得死焉。辯曰：固不求生也。辯至齊，閔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願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曰：不可。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于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于先王，雖惡于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肖聽辯，此爲二。閔王太息，動于顏色，曰：靖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宜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田嬰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

閔王自迎田嬰于郊望之而泣嬰至因請相之嬰辭不得已而受之田嬰可謂能知人矣能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樂趣患難者也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于田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制者嬰曰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

田文初意
亦歸後來
藝專破齊
何也

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于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而文代立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凶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

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于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諫不聽。蘇代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夫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滑王二十五年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相。人或

說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于是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秦王。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

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于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趙王亦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母伐樹木毋發屋室謹使可全而歸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

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于齊潛王曰子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于薛後潛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潛王亾在宮遂死焉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田文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無後初齊人有馮驩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

田文破齊
本根亾矣
國宜絕後

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驪有一劍蒯緱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魚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居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是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于是馮驩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能爲文收責于薛者乎馮驩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于是見之馮驩約車治

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至薛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不能與息者皆來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取錢之券書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稱萬歲馮驩長驅到齊求見孟嘗君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驩曰君云市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

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再拜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且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亾自捐之終無以償焚無用之虛券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孟嘗君不說曰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惑于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乃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驩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驩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

爲君復鑿二窟馮驩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鞶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馮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跪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則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于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盡委之秦齊地可得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如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

先王之廟
嗚嬰已云

而弱秦馮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夫秦齊雌
雄之國也秦強則齊弱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
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
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
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
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強
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侯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
馳告之王召孟嘗君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又益以千戶秦
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馮驩誠孟嘗君曰願
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

此乃
立廟
之書難
信所貴
後其意而
已

馮驩此說
更難為人

君姑高枕為樂矣自齊王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迎而復之
孟嘗君中道太息謂謹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先生所
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
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馮驩
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
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
君曰愚不知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
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趨市者乎明日側肩爭門而
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必
其中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

願君遇安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

平原君

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也、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封于東武城、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門下、得十九人、無以滿二十人、有毛遂者、前自贊于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于楚、約與門下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

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比至楚、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

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焚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

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勝不敢復相士矣。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矣。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且下。平原君甚患之。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邯鄲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

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于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辭無功。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平原君從之。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出兵攻燕。何如。馮忌曰。不可。

夫秦乘七勝之威。戰于長平之下。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亾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兵罷于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于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效于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亾期。而亾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

史紀 卷之十
日公子之所以教者厚矣。僕得聞此，不怠于心。願君之亦勿
怠也。平陽君曰：敬諾。孝成王十五年，平原君卒，子孫竟與趙
俱亾。平原尚有厚道故，後嗣遠勝孟嘗。

虞卿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
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趙戰于長平，趙
不勝，亾一都尉。趙王召樓緩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
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緩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講。虞
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軍必破也。而制講者在秦王聽臣
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

入楚魏，秦疑天下之合從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
聽，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秦已內鄭朱矣，虞卿
對曰：王不得講，軍必破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必顯重以示
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
得成也。秦果不肯講，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秦既解邯鄲圍，因
使人索六城于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
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
也。王曰：雖然，試言子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
公甫文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
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

史記卷之十一
逐于魯。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二人，若是者，其于長者薄，而于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臣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樓緩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

交言其
一也

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奇談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于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虞卿曰：今講樓緩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償于秦也。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緩曰：秦善韓魏

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矣。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勢必無趙矣。王必勿與。樓緩曰不然。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于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于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敵而瓜分之。趙且亾何秦之圖乎。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曰危哉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于秦又割地爲和亦大示天下弱乎。是愈疑天下也。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

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于齊而取償于秦也。趙讐可以報矣。是王一舉而結二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亾去。趙于是封虞卿以一城。魏因平原君請爲從。季成王不聽。出遇虞卿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王曰。魏請爲從。寡人不聽。其于子何如。對曰。魏過王亦過。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王曰善。乃合魏爲從。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君幸過寡人。寡人

國君者信
陵之下即
平原非孟
嘗春申所
可及也

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于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于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

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如何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蹻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去趙，困于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

看來魏齊
亦有氣槩
故能使平
原虞卿為
之如是

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云自道

信陵君讀信陵傳使人感泣真佳公子也

魏公子無忌安釐王弟也封信陵君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夷門城之東門也公子聞之往請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

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又公子財公子于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市人皆觀公子侯生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既至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往車騎自迎嬴于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于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數往請之朱亥故不謝公子怪之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

天下賢士
原少好客
芬美名耳
然虛名可

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于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

致實用故
燕昭于樂
殺信陵于
侯生終得
好士之報

過朱亥時
便伏此一

看大奇

侯生自到
似不必或
云以激朱
亥亥既以
効命自許
豈待激哉
此魏公子
其法也

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固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日：「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兵，而復請之事，必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

善不聽，而使擊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日：「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日：「臣宜從，老不能請，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于境，上國之重，止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鍬，錐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

人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負韉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王則未爲忠臣也于是公子立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

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安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安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

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不爲通。賓客皆背魏歸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

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于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亾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屠大梁。高祖始微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過大梁，常祠公子，爲公子置守冢五家。

世世以四時奉祠公子

春申君

春申君，楚人，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于秦。秦使白起攻楚，拔鄢郢，頃襄王東徙于陳縣。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黃歇適至。秦聞秦之計，恐一舉兵而滅楚，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于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是猶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忌，接地于齊，以絕從

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于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斷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繼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帝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後有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

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于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于艾陵。還爲越王禽于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瑤于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

德于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剖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于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于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亾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以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于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于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于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

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于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于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于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于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一舉事而樹怨于楚，遲令韓魏歸帝重于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

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于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于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于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秦留之數年。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

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
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
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
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
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
得奉宗廟矣不如亾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
因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
已遠秦不能追乃自言于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
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
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

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以
黃歇爲相封春申君唐睢見春申君曰臣不避絕江河行千
餘里來竊慕君之義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
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
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
之也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
令臣等爲散乎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春申君曰君有將乎
曰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之可乎
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
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有間雁從東

臨武君問
兵法于荀
卿者

亦是說

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日：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于州部，沈湮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前被使，僕得爲

君高鳴乎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求事春申君爲舍人

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于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使其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

爲此者呂
不韋死黃
歇亦死倖
固不可僥
也

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楚更立君，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于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今妾自知有身，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于楚王，王必幸。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用事。李園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國人頗有知之者。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

毋望之君，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日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王之舅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曰：何謂毋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乃亾去。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門之內。春申君入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遂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

史紀 卷之十
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者所生子遂立是為楚幽王
太史公曰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
之明也後制于李園旄矣敬富貴已極兼之
老耄自然致昏

范雎

范雎魏人字叔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
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于齊范雎從留數月齊襄王聞雎辯
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
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歸以告魏相魏相魏
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
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便溺雎故謬辱以懲後令

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
乃請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求
之魏人鄭安平乃匿范雎更名姓曰張祿秦昭王使謁者王
稽于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
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
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
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與私
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
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
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

見事遲所
失不少

頃穰侯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
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
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而見事遲鄉者
疑車中有人忌索之于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
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
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
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
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穰侯華陽君昭
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
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及穰侯

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
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
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故無能者不敢當職有能者亦不
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
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
賞必加于有功而罰必斷于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樞質
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于王哉雖以臣爲賤
而輕臣獨不思重任者之無反復于王耶臣聞周有砥礪宋
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
失也而爲天下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

家者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于國，善厚國者，取之于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于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于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邪？亾其言臣者，賤而不足聽耶？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唯。于是范唯乃得見于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唯繆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敬。

執賓主之禮。范唯辭讓，是日觀范唯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唯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唯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邪？」范唯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于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呂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尙，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

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誅于後，然臣不敢避也。夫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于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亾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于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于

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其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鬪，而勇于公戰，此王者之民也。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霸王之業可致也。今反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于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跪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

義宜也

作逐穰侯
樣子
許多做作
只得此一
句話然此
語實有裨
于秦

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于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于計疎矣。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

節而親之
終而虜之

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于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善。范雎日益親。用事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

癸斷也御
制也

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于諸侯剖符于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于陶國弊御于諸侯戰敗則結怨于百姓而禍歸于社稷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亾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

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于朝臣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大懼于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子關外乃拜范雎爲相封之以應號爲應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旣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使須賈于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于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于魏相故亾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其綈

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于王天下之事，皆決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于相君者哉？

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于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于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為君先入。通于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于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眾。

史記卷之十

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贖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昔楚昭王時，申包胥為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于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于齊而惡雎于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于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人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于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

史紀 卷之十
甚設而坐須賈于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復走魏，自剄死。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又任鄭安平，以爲將軍。范雎于是散家財物，盡報所嘗濟其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天下之士，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范雎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臣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于是使唐雎載金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

戰國士賤如此

言憂何害
范雎之對
不情

士大相與鬪矣。應侯失汝南，昭王謂雎曰：君亡國，其憂乎？雎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也。奚憂焉？臣亦嘗爲餘子，爲餘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卽與爲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何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雎。曰：傲欲死，雎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今傲勢得爲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雎起拜，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于昭王。

昭王不悅，應侯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困，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于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于子也，令有必行者，有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姬曰：「某夕某孺子內某士貴妻去，愛妾賣，而心不有欲告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

于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于守閭姬。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故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果惡王稽以反，秦王大怒，誅王稽。昭王聽政，臨朝嘆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旣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厲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乃謂王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于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于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于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

相、葬、臣、王、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遂、弗、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

蔡澤、燕人也、遊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顴顏蹙鬪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齧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于要、揖讓、人主之前、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帛于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于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能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僂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

蔡澤
如何不識
舉既善相

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帛于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于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能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僂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

天下懷樂愛敬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與天地終始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信賞罰以致治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爲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

雖絕亾盡能而弗離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仁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全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

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于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故舊，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修政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尊社稷，顯宗廟，威震海內，名傳于世，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念舊故，不若孝

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蹟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于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于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使之有時，用之有止，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

商鞅起
種三子忽
入白起
最刺心

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力田蓄積而習戰陳之事是以
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功已成矣而遂
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
戰一戰舉鄢郢再戰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
誅屠四十餘萬之衆遂圍邯鄲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
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
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于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罷
無能廢無用塞私門之請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
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兵震
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

計免會稽之危以亾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卒
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
者功成不去禍至于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
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
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几
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
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
于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
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
聞之鑒于水者見面之容鑒于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

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于是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于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于三王之事，五霸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

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于秦。

